



□ 周广玲

雨水，如同春天轻轻落下的第一滴泪，于清晨的朦胧中唤醒沉睡的世界。窗外，细雨淅沥，织就一曲悠扬的自然之歌。推开窗扉，一股湿润而夹带着泥土芬芳的清风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

立春之后，雨水节气悄然降临，为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檐角悬挂的水珠，在晨光中熠熠生辉，犹如一串精致的风铃，轻轻摇曳，诉说着春天的序曲。这既是冬天的尾声，亦是新生的序章，带着一丝冬日的余寒，却满载着生命的喜悦与希望。

雨水的到来，预示着春天已真切地迈进了我们的世界。楼下的老槐树最先感知到这份春意。枝头的新芽愈发青

翠。记得去年此时，它还只是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却已抽出嫩绿的新枝。几只麻雀在枝头欢腾跳跃，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雨水，总是以它独有的温柔，细细密密地织就着春天的诗篇，将青石板路浸润得油光锃亮。巷尾的老墙根下，苔藓贪婪地吮吸着雨水，绿得更加鲜亮夺目。院落中的腊梅开得正好，经了一夜的雨水滋润，淡黄的花瓣上沾着雨珠，香气被雨水浸润得愈发清冽。

雨中的老房子，青砖黛瓦被洗涤得熠熠生辉，墙角的苔藓绿得惹人怜爱。屋檐下的燕子窝，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后，终于迎来了归巢的燕子。它们忙碌地衔

泥筑巢，为春天的家园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生机。隔壁的老奶奶坐在门槛上择菜，笑容满面地说：“燕子回来了，春天就真的来了。”远处的山坡上，隐约可见一片片淡粉，那是早开的桃花。

在雨水时节，母亲总会牵着我的手，踏上一条被春雨滋润的小径，去田野间寻找那些鲜嫩的芥菜。雨后的空气，清新而又芬芳，每一次深呼吸都仿佛是一次心灵的净化，让人沉醉其中。田埂上，嫩绿的芥菜在雨珠的点缀下更显生机勃勃。母亲弯下腰，手指在泥土与叶子间轻盈地跳跃，挑选着最饱满、最翠绿的芥菜。记忆中的雨水节气，总是伴随着母亲包的荠菜饺子，那是我们共同的“咬春”仪式。品尝

着这由雨水滋润、母爱包裹的饺子，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都是家的温暖与甜蜜。

夜色渐浓，雨势渐微。天边的晚霞渐渐褪去，檐角的水珠仍在滴落，却已没有了清晨的急促与喧嚣。听着窗外的雨声，我不禁想起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雨水节气下雨，一年都会风调雨顺。”这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祈愿。雨水，作为春天的第一滴泪，它默默地滋养着大地，让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它不疾不徐、不争不抢，或许，这正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在无声处彰显力量，在细微处展现大美。愿我们都能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与希望。



最难忘
zuizunanwang

村里的老油坊

□ 王义尚

一人多高，紧挨后面的是小的，直径也有1米多。碾盘长和宽皆为12米，木榨设施都是由最原始的木质榫卯结构组成，需用两头精壮的大牲口拉动大碾陀，旋转的同时带动小碾陀分里外圈旋转碾压油料。碾陀与碾盘的摩擦声长年累月、昼夜不停、周而复始地旋转碾压，直到把原料碾成粉末。

那时榨油的主要原料是棉籽、大豆、油菜籽和花生等。榨油的具体方法有以下几道工序：炒、碾、蒸、榨——将洗净晒干的榨油原料放在铁锅里炒熟，然后把炒熟的原料放在油碾上，碾压成碎末；碾压成糁放蒸锅蒸四五个小时后，再盛入圆形的钢圈（或铁环）内用苕子压实包严，大约六七七个钢圈，一层一层摞起来，形成一个个的圆坨子。放在油榨里一次可以放12个坨子，之后用大小厚薄不等的木楔子镶紧（最先用大的木楔），榨油师傅王兆经带两个身强力壮的徒弟王效合、王云德，他们分别抡起28斤到48斤重的油锤，喊着号子“嗨、嘿……嗨、嘿……”，轮番一下下地捶打木楔进行压榨，待木楔与油坨松动有了间隙，再添加稍微小一点的木楔塞紧

继续捶打。如此反复，直到油坨子被压榨得不出油成为薄薄的圆饼为止。

油坊的活是最苦的差事，尤其是炎热的夏天。那时没有通风降温设备，加上蒸锅冒着热气热得像个蒸笼，榨油师傅们光着膀子仅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个毛巾，每次蒸一块饼的料，需二十分钟到半小时。每槽油大约七八十斤料，不少于十块饼再加上挥舞着几十斤的大锤，热得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流，一晌下来光擦汗毛巾拧出的水就有大半盆子。好在生产队给其适当的粮食补助和增加点工分。我村的老油坊，由于历史长、工艺好，榨出的棉籽油、大豆油和菜籽油品质上乘、口感好，在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气。外村油坊一般只有到了冬季才有活儿，我们村的油坊一年四季都不停歇，并且是人气旺盛。平时村民们炒菜、炸丸子，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都是靠生产队分到的少量棉籽油和大豆油。

入冬以后的农闲时节，村民没有多少事做，榨油坊还会成为村民聚集的场所，一些村民便三三两两地往油坊里跑，这时也是榨油坊最热闹的时段。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油坊里整天烧大火烘炒棉籽、大豆和花生等油料，整个油坊暖烘烘的，也好借机取暖。我也经常到榨油坊里玩耍，因为这里有个长辈王兆经师傅，特爱讲有趣的故事，不论天上地下和古今中外、家长里短，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大人小孩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喜欢。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70年代后期，农村分田到户，老油坊年久失修，停止了它的运作，并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的机器榨油方式取代了旧时的手工制作，其油品、口感，远远比不上传统工艺榨出的油甘香醇厚。50多年过去了，村里的老油坊早已墙倒屋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总觉得，榨油坊有一种神秘的亲切感，它凝聚了祖辈的匠心和智慧。

如今，虽然纯手工的木榨油坊已离我们远去，但木榨必将永远留存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中，历久弥香。虽然它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老油坊记录着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和智慧，诠释着悠久的历史、铭刻着一个时代的印记，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我是一名60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瓜是鲁西南地区的主食，为了挡饥，早晚都是地瓜稀饭。地瓜头是有丝的，塞牙，不甜；地瓜中间段，没丝的，还甜，还糯。所以，每当吃饭舀碗时，我和弟弟、妹妹，总是站在厨房门口，大声地吆喝着：“吃地瓜，不吃头，吃中间……”娘笑着，应允着，把地瓜中间段，都盛在我们的碗里，结果娘碗里总是不吃的地瓜头。

饭桌上，我们尽情享受着重地瓜的甘甜。年幼的我们，对娘满碗的地瓜头熟视无睹，觉得心安理得。娘总是无怨无悔，默默地吃着地瓜头。从此好像有了习惯，好像水到渠成，娘碗里永远是吃不完的地瓜头，孩子们碗里永远是地瓜的中间段。这就是娘，把最真挚的爱给了孩子……

后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和爹娘生活在一起。也许是怀旧，也许是偏爱，爷爷奶奶稀饭里也离不开地瓜。突然有一天，



□ 王益华

娘碗里的地瓜头

我惊奇地发现娘的碗里还是地瓜头，爷爷奶奶碗里仍然是地瓜中间段。就这样，奶奶在娘的精心照料下，享年99岁，含笑九

泉。这就是娘，用最平凡的小事，诠释着什么是人间真爱，什么是天下大孝……

爷爷奶奶已驾鹤西去，年过八旬的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枕边有爱梦香甜

□ 马亚伟

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成年人，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想起我小时候，也喜欢把心爱的东西放在枕边，只有这样才能睡得踏实。心爱之物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夜晚的梦也是香甜的。

爱在枕边，便会心安。对每个人来说，枕边都是最亲近而私密的存在，适合放置心爱的东西。枕边离手最近，离心也最近。枕边的东西，伸手可触，贴心陪伴。我们把珍贵的东西放在枕边，就像牢牢抓在手心里一样，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越是心爱之物，越担心失去。而枕边是别人无法触及的地方，所以最安全。我孩提时代，真真切切体验过这种感觉。

记得五叔给我买了个新铅笔盒，我爱不释手，不肯让它离开我半步。晚上睡觉时，我把铅笔盒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我知道妹妹觊觎我的铅笔盒，如果她在我睡着的时候偷偷拿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放在枕头下面就不一样了，我做梦都能看管着它，谁都无法抢走。枕边的铅笔盒与我耳鬓厮磨，几乎成了我的伙伴，我

越来越喜欢它了。

枕边放着心爱之物，心里会涌起莫名的富足感。我小时候吃食少，平时根本吃不到零食。有一次母亲进城，买了桃酥回来。我第一次吃桃酥，幸福得忘乎所以，不停地说着“太好吃了”。桃酥香甜酥脆，我双手捧着吃，生怕一丁点渣掉在地上。吃完了，还要把手指舔得干干净净。母亲要把剩下的桃酥藏在柜子里，可是我觉得藏在柜子里它很可能不翼而飞。我央求母亲，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桃酥放在我枕边。母亲嗔道，你这个小馋猫，桃酥在枕边，晚上还不被你吃个精光？我跟母亲发誓，晚上绝对不会偷吃桃酥！我只是想将桃酥在我最近的地方，这样我才不会整夜为桃酥忧心忡忡。晚上睡觉的时候，桃酥的甜香味儿就弥漫在鼻尖。我咽着口水，一口没敢偷吃。可一整夜，我的嘴巴里都是香甜甜甜的。枕边有桃酥，心中最满足。

我长大以后，当然不会那么孩子气了。但是我依旧喜欢把觉得珍贵的东西，

放置在枕边。我考了第一名，得的奖品是硬皮笔记本。晚上我把笔记本放在枕边，觉得特别满足。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把通知书放在枕边。我工作后得的第一本获奖证书，也放在枕边。再后来，我喜欢上了读书。我的枕边常年放着几本书，晚上临睡前，随手拿起一本书读一会儿，就觉得白天的疲惫一扫而光，心里的褶皱也舒展开来，特别熨帖的感觉。枕边书就像贴心的爱侣一样，带给我心灵的满足和丰盈。

可是近几年来，我的枕边除了手机，不再放别的了。睡前刷一会儿手机，早晨睁开眼就去抓手机。久而久之，我感觉眼睛越来越累，心灵越来越钝，情感越来越麻木，精神也越来越空虚。我身边很多人都是如此，手机成了枕边的唯一。手机依赖，手机成瘾，成了通病。我想，是时候找回失落的童心和远去的温情了。把手机拿开，在枕边放一件能让你心灵重回柔软的物件——一个小礼物，或者一本书，都行。枕边有爱，梦也香甜。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在翁基的屋顶看星

□ 孙爱梅

在翁基没有灯光的屋顶上
我将脖颈向上仰起
看钻石般闪烁的繁星
这是若干年来
我们的久别重逢
小时候在老家的晒场
躺在竹席上
听露水打湿的虫鸣
看银河横贯天空
奶奶告诉我
哪是织女 哪是牛郎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一个叫张孝祥的南宋词人
曾把北斗当作酒杯
邀请万象饮尽豪情
那样的诗意

那时我还不懂
年岁渐长
当我也想举起酒杯
浇一浇心中的浓愁
北斗已从天空遁形
可它一直在那里啊
我的星光闪烁的童年
和我提起了迷藏
今夜
在翁基的屋顶上
在翁基没有灯光的屋顶上
我的眼泪辉映着星光

注：翁基是云南景迈山九大古寨之一。拥有千年历史的翁基古寨，风景秀丽，空气清新，适宜观星。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一只盲猫的春天

□ 马海霞



门时，没看到它跟着出来，走失了，找回来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如此，小丽一家还是满村庄地找猫。我也帮着小丽找，“花花”“咪咪”“喵喵”“余幸福”一声一声喊，连耳背的老人都叫醒了，余幸福也没回应一句“喵”，它肯定走远了。一只盲猫，出去咋生活呀？心里这样想，嘴上还得劝小丽：“好心人那么多，谁碰到它了，也会给它一口吃的，或许还能遇到好人，将它收养说不定。”

“希望有人看到它了，能将它送回来，毕竟养了快一年了，只有我了解它的脾性格。”小丽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极小。但看着她泛红的眼睛，我还得安慰她：“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

我实在找累了。人哪有猫跑得快呀，长时间生活在室内的猫，到了室外遇到人肯定应激，还不撒丫子跑呀，说不定我们找的这个功夫，早跑到外乡镇了，哪里找去呀。

我回家了，小丽也回家了。半小时后，小丽微信“呼”我，开口便说，猫找到了。我忙问，谁送回来的？小丽说：“没人送回，我自己发现了它。回到家后，我还不放心，又出门去找，突然发现有风筝高悬在天空，便抬头看了几眼，不经意瞥到了我家大门外的树，发现余幸福正趴在树杈上，抬头望着天，还开心地晃动着尾巴，一副很‘得劲’的样子。我从大门口便开始喊它，它也没听到，全神贯注享受春天呢。”

我好奇地问：“它看不见，爬那么高，看天空还是看风筝？”小丽不高兴了，说：“春天不仅用眼睛看，还可以感受春风拂面、听鸟语、闻花香、晒暖阳。余幸福虽然看不见，它也在用心感受春天呀，说不定比我们能那么得意地慢慢尾巴，喊它都不下来？”

小丽是个善良的姑娘，她收养了这只盲猫，取名“余幸福”，希望这只孤猫，余生净过好日子。小丽对余幸福非常好，猫条、猫罐头、鸡胸肉天天伺候着，猫窝、猫玩具、猫抓板一样不缺。余幸福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因残疾而得到了小丽一家人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亲亲抱抱举高高，是余幸福的猫生常态。

余幸福是只公猫。因为视力障碍，它的活动范围只在屋内，性格温和，非常亲近人。余幸福八个月时被安排做了绝育手术，按说此次出走，肯定不会因为爱情。小丽回忆说，很有可能是她早上开